

## 游地獄記

法國弗洛倍爾著

劉復譯

一 於是我站在阿爾泰山的頂上了。我從那里瞻望着世界，瞻望着它的金彩與泥塗，瞻望着它的道德與傲慢。

二 於是撒旦在我面前出現了。撒旦向我說：『來，跟我走，瞅着，看着。隨後你還可以看見我的國，我自己的世界。』

三 於是撒旦就領着我走，把世界指點給我着。

四 於是我們在空中飛行着，來到了歐洲。在那里，他指給我看的是學者，是文人，是女人，是自信的狂士，是可笑的村學究，是帝王，是哲人；這些都是最蠢的東西。

五

於是我看見做哥哥的殺死了弟弟，看見做母親的陷害了女兒，看見文人掉弄着筆頭誘惑民衆，看見教士欺騙着信徒，看見庸師就誤着青年，看見戰爭毀壞着人類。

六

在那裏，有一個陰謀者在泥塗中匍匐着走，走到了大人們腳旁，就咬他們的腳跟。他們跌倒了。他眼看得他們的頭跌到了泥塗裏，他又在戰慄了。

七

在那里，有一個國王，是個在襁褓中就受到了父子相傳的姦淫教育的國王，正在玩味着他所寵幸的那管理法蘭西的一個娼妓的溫柔，而民衆對於他，還在喝采；民衆的眼睛是掩着的。

八

於是我看見了兩個巨人。第一個是年老的彎腰曲背的，縐皮的，瘦的。他把他身體支靠在一根刑杖上。這刑杖的名字叫做『腐敗』。又一個是青年的，高傲的，勇

猛的。他有『大力神』的身材，詩神的頭腦，黃金的臂膊。他把他身體支靠在一根巨大的，已被刑杖打得很壞的棍子上。這棍子的名字叫做『理智』。

九

於是他兩個人痛打起來了。結果是老的一個打倒。

我向他問他的名字。

他說：『我叫絕對主義。』

『那打倒你的呢？』

『他有兩個名字呢。』

『那兩個？』

『有些人叫他文明，有些人叫他自由。』

十

於是撒旦把我領到了一座廟裏，可是座已經破壞的廟了。

十一

於是民衆把死人的棺材搗毀了做成砲彈，餘下的灰塵也憤憤的飛去了。

這樣的一個世紀，是血的世紀。

十二

於是這座破廟就空了。於是就有一個人，一個衣衫破爛，頭面白淨的窮苦人，一個滿載着悲苦，污垢，恥辱的人，一個額上繒紋中包藏着這一世中二十年來所生的膿瘡的聖慮的人，——坐在一根華表的脚旁。

十三

於是這一個人，就像一個螞蟻處於一座金字塔的脚旁。

十四

於是他對着人類觀看了好久。人類也帶着輕蔑與悲憫觀看他。於是他咒詛着一切的人類。

這個老人，就是真實。

十五

於是我就向撒旦說：『領我去看看你的國罷。』

『瞧，這就是！』

『怎麼？』

於是撒旦說：

『是人間。即是地獄。』

## 家書

大鑄

一號夜裏九點左右，接着丫社請吃飯的帖子，時間是二號中午，席設北海漪瀾堂，那時我想，入冬以來，還沒進北海哩，借着這個機會早些去，先玩一玩再赴宴，豈不很好嗎？所以二號清晨，我起的很早，興致也很足，瑣碎事情作完，就披上大衣出門了。站在門口略一躊躇，又拐到學校號房，想看看那些挑皮的小朋友們有沒有好玩的東西寄來。

想不到從聽差手裏接過來的僅只是一封家書。

家書，在前幾年，我照例是不覆也不拆的；自從父親死後，我的心腸沒有那樣硬了，雖說仍然是不覆，却常想從這裏得到一點母親的暮年的消息。

從學校出來，一邊往北海走，一邊拆信看。共總兩張：一個是哥哥的，一個是母親的。

1.

胞弟見知：

娘想你想的再也沒法，要教我寫信寫成她的口氣。

語絲

第一百十三期

這幾天娘病好一點，心說，不知是先父埋的不應了，再不是修的二門修的不應了，說他也是咱家一個人，他爲何把我忘，不回來家了，速將二門取了。已經取了。我再要不回來，母親要教我將先父起，再埋，那是萬辦不到的。你見信可先來一信寬寬母親的心。兄在家受的作難是一言難盡了。

胞兄銓字。

蓮兒見知：

娘病幾個月，想你回來，你爲何回信也不寫？你把老娘全忘了。嚶，蓮兒，你快快回來罷，你不回來把老娘心想壞了。這個時候，我想去探你我也走不動了，你快快回來罷。

母字，十一月二十二日。

這幾行簡單而不完整的文字，竟使我痛哭失聲了，洋車夫回頭望望我，沒說甚麼，又把我拉走了，只是脚步走的比先前慢些，大約他也有所感觸罷。

二七三

到了北海的前門，照價付了車錢，車夫沒有爭。我買票進去，不願一直去到漪瀾堂，獨自沿海東岸走過去轉到五龍亭。不幸迎面來了我的——箇從前的先生，不許我Pass的那一個先生。聽舊同班們說，近來他的境遇也很可憐，然而我終於怕同他照呼，把臉向旁邊一扭，過去了。

快十二點了，我也想起宴，也不想赴宴，後來糊糊塗塗的沿冰往漪瀾堂去了。停在漪瀾堂前的溜冰場南左邊閒看人家溜冰的時候，聽着似乎背後有人說那不是大錫？回過頭來，望見J先生和L君在臺階上用手招我。我上前和他們隨便說了幾句，知道到場的人纔只有我們三個。

要來的人漸漸來齊了，我們就由外邊的茶座上移入房子裏。爐子是新生着的並且很小，所以房裏房外的溫度相差不多；而且桌布門帘都是分外的醜陋，頗使人感到不快。

我靠在柱上聽了幾個師長的雅談，自己的爲愁痛所

纏繞的心，少微輕鬆一些，但是依舊覺得煩悶苦惱。我很想借酒澆一澆，偏巧那兒的酒並不辣，後來連不辣的酒也飲盡了。

飯吃完不久大家分散了。我回家，重新取出家書讀一讀，感情又興奮起來，私自往東安門大街路南的那家酒店買了一斤白乾，一氣喝下，然後伏案提筆給母親寫回信，意在使酒力將六七年來心中所隱藏的痛苦不敢告訴母親的，一一趕到筆尖，畫在紙上，送往母親那裏。

母親呵！

那有不愁不懼的兒子會忘了他的娘的！你別胡想罷，我沒有忘了你。我雖說不給你寫信，心裏却常是記掛着你的。每逢過年過節，我常是一人獨往人跡不常到的地方亂跑一起。這種心上的不安還不是爲了想念母親嗎？家裏來的信十次有十次是要我回去的，我不願意回去，又不肯常常捏造些不回去的理由騙你，無法可想，只能硬着心不回覆。中間有些信簡直沒有拆看就把它丟入藤笈裏了。

父親病重時候我不回家，葬時候，我又不回家，三週歲時候，我仍然不回家，這些都是使你心痛的，我知道。不過你究竟是我的母親，只來信說說你自己的難過，不像叔父，舅父們那樣嚴厲，拿「大逆不道」、「何以爲人」等等的重大罪名來責斥我。他們大概永不會想到像我這樣的不孝的兒子也會在數千里外，夜深人靜時候，伏案爲老母的晚景，爲操勞過度而死的父親，而痛哭的罷。

前時，哥哥來信，說，大姑母七月二十三日病故，母親在他家回來，路上受點風寒，來家飯也不想用，每日念你。我就暗暗怕起來，我猜母親一定是眼看同輩的人一個個凋謝了，自己心上生怯，所以就病了。母親與大姑母的感情最好，二姑母的刻薄，二叔父的道學氣，三叔父的聰明而無賴，小祖母的無理取鬧，都是母親所深惡的，所以平常有甚麼苦惱總是對大姑母訴，別人因此派你們是一黨。如今她死去了，母親格外心痛，那是當然的。在這個

時候，母親呵！我真想拋開一切回去看你，寬寬你的心，可是我又不肯下這決心，僅只跑去市場，買了兩匣蘇達餅乾，託人帶回去。

這到底是爲的甚麼呢？母親，倘若你允許我說，我就放膽的說了。這不是咱家二門修的不應，也不是父親埋的不應，乃是，母親請三舅父及六伯父給我訂的婚不應了，這事父親及二姐都明瞭，尤其是三姐看透的早，父親是無法處置，以爲說也無益，二姐大約是怕說出了你難過不肯告訴你罷。母親，你若真想免去使我不能回家的障礙，那就請你設法把那些媒人們請來解除這個已成之約，對方對我如果要求甚麼苛刻條件，只要是我的能力所能夠做到的，都依從。否則此後誓不回家，我應承繼的一份家產，讓她獨享，我飄流到甚麼地方死了就算了，家裏也不必管我，權當我八歲那年二叔父嫌我放學之後沒事做，讓我放馬，被馬蹄踏破的一頭瘡傷沒有醫好。

母子們如果想見面，最好是請母親出來，我就是給



人家作小書記也要盡力奉養老母的。話就停在這兒罷，母親，我祝禱你的病快快好了，好到外邊來散散心。蓮兒，新歷元月二日。

### 小品

江紹元

#### (三十六) 藟荷

干寶搜神記卷十三，也說到藟荷治蠱：

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藟荷根席布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云。今世攻蠱，多用藟荷根，往往驗。藟荷或謂嘉草。（據湖北局本；文中疑有脫誤。）

本草綱目卷十五藟荷條，引宋人蘇頌之言曰：

按干寶搜神記云，外姊夫蔣士先「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其家密以藟荷置於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小也，」乃收小小，小小亡走；自此解蠱藥多用之，往往驗也。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懷謂嘉草即藟荷，是也。陳藏器云藟

荷苗根爲主蠱之最，謂此。」

藟荷的形性，蘇頌也說及：「荆襄江湖間多種之，北地亦有，春初生，葉似蕉，根似薑芽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爲菹，其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宗懷荆楚歲時記云仲冬以鹽藏藟荷，用備冬儲，又以防蠱（今本歲時記祇云：「仲冬之月，采擷霜燕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史游急就篇云藟荷冬日藏；其來遠矣。然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赤者堪噉，及作梅果多用之。」

李時珍云，「今訪之，無復識者。」

敬啓者：鄙人更不識；若認爲周禮所說的「嘉草」之一種，想不至於大錯吧。治「蠱」或類似病所用的藥，我想若有人輯在一處，未始不是一樁好事，因它們許是真正的古藥呢。所可注意者：「藥」不定須煎服；薰，塗，置病者身旁……亦可發生效力。

小品二十七至六十，均已見或將見於

北京國民晚報。該報發行處在宣武門內安兒胡同一號。

### （六十一）周官庶氏翦氏

秋官：『庶士掌除毒蠱，以攻說檜之，以嘉草攻之。凡歐蠱則令之比之。』

鄭注：『嘉草，藥物，其狀未聞。』孫貽讓周禮正義，因（1）搜神記與證類本草所引歲時記均以嘉草爲藜荷，（2）神農本草又有白藜荷主中蠱之語，（3）且『嘉荷——聲類相近』（詩經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作「茄」；漢書楊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茄字），遂云『干說不爲無徵。』

鄭注：『「攻之」謂熏之。』這却未必：把藜荷置於病者席下，也是「攻」之一法。

鄭玄又注『以攻說檜之』曰：『攻，說，祈名（大祝六祈，其第五曰攻，第六曰說），祈其神求去之也。』鄭司農云，檜，除也。玄謂此檜讀如潰癘之潰。』

語絲

第一百十三期

究竟什麼是蠱，鄭氏只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孫貽讓對於此點，也不過開打隋太醫巢氏的諸病源候總論，鈔了幾段而已。但我想這個問題必可以從他方面下手研究。

翦氏：『掌除蠱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掌凡庶蠱之事。』孫云，『此與庶氏爲官聯也。』

### 情書一束三版序

衣萍

我不知道，究竟在何年何月何日把我自己賣到這古廟裏來的。但記得我初到這裏的時節，嘴邊的鬍子沒有現在這麼粗，額上的縐紋也沒有現在這麼深，那時的我確是一個道地的青年罷，雖然並不怎樣「翩翩」，我知道。

廟門似海，從那時一賣進來，便再也無法走出去了。天地之大，可去的地方自然也很多。然而我爲什麼不去呢？這古廟有什麼可以留戀的？——早上，我躺在牀上，啓目四顧，前面是紅牆，後面是紅牆，左面是紅

墻，右面也是紅墻罷。灰白色的天黯淡的窗上，送進一線的微弱的太陽光來；簷前的古樹上，老鴉飛來咕咕地叫着。這形形色色，我初進古廟的時節就已經看夠聽厭了。然而我爲什麼不捨去呢？有志的朋友，或者要藐視地說：「守株待兔，非丈夫也！」然而我守在這裏，不但無「兔」可待，就連貓子，狗子，狐狸之類也百年難遇，有的不過是每天早晨在簷前咕咕地叫着的老鴉罷了。老鴉的聲音在我聽來雖覺得討厭，然而他的議論却是很正派，算是危言正論罷，難怪人們一聽見就肅然慄然，鬚鬚大禍之將臨。我有什麼法子呢？老鴉是在空中飛着的，而我又沒有彈子，所以株守古廟的原因，說是爲了「待鴉」，雖三尺之童，恐怕也是決不相信的。

然而我的確倦了，而且厭了。在燈盡人稀，夜深夢醒的時節，偶然也起了阿Q式的思想：「女人，女人，女人。」。即刻又覺得自己這思想之不正當，難免爲老鴉們所訶責。然而宇宙之大，沒有女人的和尙究竟也不多。居古廟而想女人，雖理所不容，亦情所難禁。「女

人，女人，女人，」想着，想着，寫着，寫着，這樣所以有情書一束的印行。

說情書一束是想着女人寫的，自然沒有什麼不對。然而印行情書一束的原因，決不定再想引誘什麼女人。爲什麼呢？爲名麼？我是不好名的，雖然人們決不肯見諒，我的確是不好名的，我自己明白。爲利麼？——對，這却有點難以否認。現在世界之上，清高的止人君子雖然也很多，然而印行著作不要版稅的，大概是絕無僅有的罷。記不清契訶夫(A. Tchekoff)曾對誰說過：「假如我有錢用得舒服，我的小說大概全要飛走了。」真的，假如我有錢用得舒服，我也決不想印行什麼勞什子的情書一束了。然而天下之士，僅可放心，我又決不是想學契訶夫，要闖進什麼藝術之宮之門，或攀上什麼文壇之頂。

所謂文學是什麼東西呢？我到如今還不大了然，以後也不會懂得的罷。我所寫的東西，便是我自己的胡湊。自從情書一束出版以來，有許多報紙雜誌上的大大



小小以及不大不小的批評家不憚煩地著文評衡，似乎至今未已。把這些評衡者的態度，包括起來，便是如世界日報副刊記者所說：「罵的人雖罵得狗血噴頭，捧的人却捧得香火供養。」然而有一事却使我十分赧然，無論罵我捧我的人，似乎多在那裏佩服我的「大胆」，其實我却是一個十分膽小的人，在情書一束裏就因為膽小而刪去不少。假如我真能「大膽」，我真不會長此拘守古廟聽老鴉叫了，這是容易了然的。有幾個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其中有一個不相識的朋友，信是由北新老板轉來的，信末沒有署名，他——或者是她——的深刻的同情和真摯的態度使我感激得幾乎流淚。）遙遙地寫着信來，問我的牧師的女兒何時印行。這是一冊舊稿，為什麼不印行呢？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膽小的緣故罷。然而我還希望鼓起我的勇氣，在明年春夏間能寫就我的煩惱春天付印，那是一冊長篇的作品，我願意在這裏先發一下廣告，告訴那些無論是謾罵我或者恭維我的人們。

假如有人問我：「你自己以為情書一束寫得怎樣呢？」我將毫不疑遲地答他：「這是一冊壞書！」然而，我料不到，這樣一冊「壞書」，竟於兩月之中銷去三千冊。三千冊銷完了，再添印一千冊，如今又添印兩千冊，一版再版三版。天下之人何以這樣愛讀這冊「壞書」，實在有點難懂。然而，這在我個人，總是十分歡喜的。為什麼呢？書銷得快，老板的錢也賺得快，老板的錢賺得快，我的版稅也抽得快，可以用得較舒服，可以多買些糖果餅干之類嚼嚼而已。

天冷極了，聽說京城裏昨天一天竟凍死了一百多人。我躲在安閑的古廟裏，居然無恙，還能執筆胡寫，亦可謂如天之福。雪壓着的古樹上的老鴉又咕咕地叫起來了，我不能再寫下去，就此擱筆。

## 爲曼青的緣故

丘玉麟

「爸，雞蛋食完就要去！」熨摺征衣的晚上，小女曼青含笑凝睇對我這樣諷說。妻嫣然微笑。我悚然沉笑，

輕摸着小女的紫紅絨的雙辮，——比舊年今日似已長了幾寸的雙辮使我感覺起她已達到受幼稚園教育之學齡之悲惻：這是我暑假的疏懶——睡喫，睡喫是暑期家居的使命；小女以我的離家是因為沒有雞蛋喫，至少這樣懷疑。

「青，阿爸明年回家買罐餅干來給你，教你唸書。

魚形鳥形，牛形狗形，人形的餅乾，你喫一塊，讀一句書，好嗎？」小女聽着點頭說，

「一罐餅乾，一瓶菓糖——一粒紅一粒白，和一本畫有狗牛羊的書冊。」妻冷笑說。

一瓶菓糖，一本書冊！喫糖就會哩，讀書？這個暑假二三個月都不教不讀，明年？——斜睨着我，「鎮日食飽睡，睡了食！現在假期完了。無怪阿青說：雞蛋喫完就要去。」

啞啞——滿週歲的嬰孩醒哭了。妻離開書房，跑進寢室，一面囑我送阿青去婆婆牀上睡覺。但她今晚偏不聽從命令，悄悄爬到牀角，說天明要趕早去鴨窠拾鴨蛋，就無聲地睡着。嬰孩也靜默了。

「賽這些女孩，真頑皮。你儘管叫她，她總不睬不聞，非打不可。打一兩下，像上日一樣，你就罵我教哩無，打就會了！正月學堂開學，芝和青都哭要上學，婆婆不肯。現在每日爬高爬險，爬牆爬樹，上月爬上門頂，摔到頭碎血流。」

小孩都是好動，緩緩教訓纔是，不要狠狠的毒打。母親說：靜靜拿菜刀斬了小孩的頭不是善教孩子。我真爲青擔心：生在這舊家庭的孩子，既沒有善良的母教，又無機會早入學校。等明年我能賺錢，送她入學，就會漸馴良起來。粗俗極呵，賽，賽！叫她曼青吧，什麼賽梅，唉……」

婆婆說青字是男名，不好哩。呵，你隨你叫，我們就我們叫吧。賽梅是算命王先生的吉名。」

「夠了，夠了，你們總是迷信，孩子跟你們迷信了。女孩不穿耳戴環，不留辮髮都是凶，初一十五菩薩前跪拜就大吉；唉，唉……」

爲孩子們的緣故，我們常這樣在枕畔辯駁。像強大

的國民對待弱小的民族，雄辨滔滔，理由萬端，我不會辭窮心軟，直到妻這樣說，

「你未回來，我日夜想念你，賽終日間說阿爸還未來嗎，還未來嗎？回來沒有幾日，就尋話相罵了。臨去又嫌此嫌彼——不會教女孩。做你的老婆真難！」

熄燈靜默是我們釋怨調和的唯一秘術。

綠衣郵差推門送來一包書籍。「哈！山芋詩集，輾心父親小說集，新出版的，曼青女士著，哈！舜！我家的女詩人！」妻正低頭剝着籃裡的山薯，應道，「這籃裏的就是山芋，父親，什麼女詩人呢？」阿青成爲女詩人了，這兩本書是她做的呀！」妻張目癡望着新書冊，「這些書，我認不得字，有何好處呢？」忽然女詩人盛粧偕着個美男人站在我們面前。她雙手捧着全國文學會所獎賞的金牌，輕笑着。我急挽着妻的肩，站起讓坐，却被椅腳絆跌，驚醒，聽見妻嚷道，「爲什麼雙手亂摸呢？把我驚醒了。你聽，滴滴，如雨留人客呀！」

「呵，又下雨！每次要出門就落雨。天已亮了，早

晨的雨一定不會晴。」我說時瞧着我家的女詩人纔翻身坐起來，辮雙蓬鬆，紅絨落在枕畔，「去拾鴨蛋了。」青就溜下牀去。妻也起身去窗下晨粧。

洗臉時聽見仁姪號哭，我正探首外望，青小手握着顆鴨蛋跑進房來。妻說這兩個小孩每晨爭先去開鴨窠拾蛋。今晨被青先拾着，他就哭了。

把那個鴨蛋炒熟做他們的小早餐，我這樣調勸。但在飯桌上因爲爭食蛋就用筷子相打；他不讓她平分炒蛋，她則定要夾蛋，他用筷子打她的頭，她也回打他的頭，他就哭了。嫂嫂在房內嚷道：

「青，你總是欺負阿仁，總是打他！」

「青，你來這裡喫，坐做一起就相罵相打。」妻也在屏裏嚷。

四圍的峯端罩籠上濃墨般的層雲，簷雨如濕透的東洋菜條從賣東洋菜者的掌指溜落水桶一樣，庭院積水滿上欄階了。青和仁喫飽了飯，嘻嘻地拉高褲管在庭角拍着雨水把腳浸在水裏，唱着：

阿公隆隆冬，阿媽去巡田；巡着一尾鯉魚共鱖雞，阿公哩要焦，阿媽哩要灼。二人相打相挽毛。挽到大溪墘，遇着鯉魚來學竈，龜拈燈，鼈打鼓；鱖繳扛新娘，蝦姑踢囊箱。「弟呀弟，你個新娘若趣味？」豬哥嘴，壁婆耳。耳糞扒落一糞箕！」

陰鬱的心被小小的佢們的歌所溫慰。像嫵嫵的塘沼女神在誘惑提瓶汲水的少年，佢們涉水繞着蓮葉碧綠的蓮盆歌舞，而且朗誦着兒課程「夜間早眠」至「身體日強」與及「三日入廚下」的絕詩；忽然吓咚的滑倒，提瓶的哥兒，濺破神遊般默靜聆的瞬息的泡沫。嫂嫂瞥見了仁了。

「又被她推跌了！誰教你跟她玩？跌死該的！」仁却笑笑爬起來。

母親從廳裏出來，不悅道：「小孩玩戲，跌了一下，只濕了一身，就應這樣咒罵嗎？」在房中的妻喃喃道，「自己滑倒也說被她推倒！無怪打別人倒好哭自己。」換了濕衣之後，仁到我的房中，牽着青要看畫冊。

——這是佢們常要看的子愷的漫畫。佢們仍舊歡喜，翻指着圖，看到花生米不滿足，青模仿他裝扁嘴；仁找了我的背心穿上，當看着穿了爸爸的衣服：對面大笑。我故意提高聲調道：

「小兒們終不比大人們會結怨呵！」這時妻正手執着雙鳳釵歌冊輕聲溫唱，說，

「雨還未晴。何不教阿青讀兩課書。一個暑假只讀了兩課，第三課『王兒好清潔』，她還言未熟哩。」

「雙鳳釵熟了嗎？你來了十年只讀了兩小本雙鳳釵，——廿餘葉還唸錯。」

「虧你昧着良心這樣說。十年只算十個暑假。除了初嫁三年的羞怯沒有讀，接着的六個暑假都忙着哺養阿青，和死了的長子，唉，和現在這個嬰孩。這個暑假，青又多病，終日惶惶。自死了那個孩子，我的膽變小了。青一有點不舒服，我就偏身顫抖，心頭亂跳。養孩子好像放風箏，一鬆手斷線，牠就飛入雲裏，我曾經斷線掉了個美好的風箏啊！軟弱的青正像繫着微絲飛在



空中的風箏，我終日惶惶岌岌，還有什麼時候讀書唱歌？——」妻紅着眼的辨解。

僵化的隱痛無端重新叙憶，增添遠行的悽戀！我緊攬小女在懷裏，不願秋雨晴霽，雖然日影已經射裂了雨雲。我們的嬌嫩的牡丹芽——我們的孩子，尤其是這個青青。枯萎的已歸原泥土，我們的熱愛惟有灌護着在這——

感謝天——留着的庭幃的弱花。這時妻凝望有小女和我沉思苦笑。母親進了房，警醒我陽光已照滿庭階。母親與妻女送我出了里門，我步步回顧，愛女牽着妻的手，遙指着，越使我心酸。

她小小的站在翠碧萬里的秧田陌上的別影，我接觸着些微類似的情景就會想起。山的險使我想着小女會在屋旁土崗滾跌；水的深，想着屋前小女會墮下的魚池；樹的高，想着那小女喜歡爬上的屋側的古榕，她難免有時滑溜了從榕幹倒栽到榕根，流涕號哭！然而我又享樂地暗思：我的小女或者早晨拾着一個雞蛋時想念一回嗜喫雞蛋的爸爸。

## 閒話集成

閒話三二題目正誤

一二二期閒話三二題目本係「請教歷史家」，誤排作「閒話三十一」，茲特訂正。

三三 沈默書後

易 釋

閑來無事，且把雨天的書翻翻，讀到沈默，于是乎有感，因秉筆書之如次：

咱們中國人之好沈默，隨處可以見到。即如我壁上掛的那四幅鄭孝胥所臨的張遷牌，便有「苑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之句，可見沈默是公卿之才，是士大夫所應當守的禮法了。

幾年以前，我在某中學唸書，那時因為好言的原故，不僅朋友們說我討厭，而且被學校當局斥為頑劣的學生，簡直不堪造就。近來雖然改變了一些，——當然是從不堪造就得來的教訓，——但總有不少「蠻性的遺留」。三哥說我不應該干涉他離婚，依然是當年浮狂的習氣，深為吾家悲，便是我始終不能沈默的證據



這兩三日來，與拙荆相處，說話偶然失於檢點，便惹得她大哭而特哭；此固由於她的眼淚太多，而我之不自沈默，亦有以使之然也。

所感止此。此後當沈默起來，勉為學校裏的好學生，父親的肖子，哥哥的賢弟，拙荆的佳婿。

三四 妙文

豈明

今天報上看見兩篇好文章。第一篇是孫傳芳對天刺血的誓電，大約有一千五百字之長，我因為他到底說的不知是什麼，所以不能加以批評，但是妙語實在多極了。我讀到「夏超一署名降表，即降於一無賴少年許寶駒之次，」不禁失笑；這並不單因為許君是我所認得的緣故，（他是北大的某系出身，）實在因為在這一句話裏「直覺」地感到投壺先生們的微妙的心理了。文中亂引許多人名，什麼張巡石敬瑭丁公之類，末後又有什麼皇天后土，誅殛我妻子等怪話，我又「直覺」地感到，這可不是那位老先生的手筆麼？論起文筆來呢，某先生的當然還要古奧點，至少也要「亨」點，但是，君子惡

居下流，他的晚節不檢。就未免容易招人猜疑了。總之，無論是不是他老人家的大筆，這篇文是必傳的，我已經把他剪下來，將來江紹原君增訂「詛盟」那一篇論文的時候，還想送去給他做資料呢。

其次，是廣東省政府解放婢女的一篇佈告。這是用駢文做的，——討赤的朋友們恐怕聽了要吃一驚！中國人似乎有一個老脾氣，凡是一切告示批判之與女人有關者總是須得用四六文寫，這才算合式，或是風流。我們在筆記或小說上看過了不少，現在那個赤化的廣東也逃不出這個定例。佈告前後有這樣的話：

「照得女卑為婢，許慎會意而說文，罪沒入官，緹縶舍身而贖父。……

從此出頭有日，婢也而可作夫人，濯足昇天，善哉而皆為信女。」

這實在不大高明。我想對該赤省政府的主稿人員致詞曰，這何必呢？這種叫人看了發冷的玩藝兒還是讓孫聯帥他們去弄去罷，你們干脆地赤化就算，咬嚼這些文

字字作甚？同時又想對聯帥致詞曰，您放心罷！他們赤黨還在這裏做駢文，可見是並不十分惡化：總不會是加倫指揮他們做的。我可以相信他們五年內不會共產，雖然公妻不能保證：就是在聯帥節鉞之下的上海豈不也就有許多公的妻，掛着招牌，或沿路拉人，叫大衆去公，而警廳與捕房抽捐公許的麼？——噢，我是說這裏娼妓總還是有的。爲恐怕低能的人誤解，終于只能說穿了！十二月二十九日。

### 三五 國旗之擁護

豈明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國魂社等北京六十餘團體開會於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爲擁護五色國旗事也，議決宣言，通電，警告，運動，宣傳，募款等七項，而「北京各團體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於是成立。日本文的北京新聞在這一件記事後加以案語曰，「參加此運動之團體雖云有六十餘，好像是一個了不得的大勢力，但這不過是照例虛聲罷了。這回的舉動與某方軍閥有如何關係，尙未判明；倘若這不是軍閥的主使，說不

定是策士借此迎合軍閥，可以捐點運動費吧。」這樣說法當然不確，我們不能相信他，但是，總而言之，這大同盟辦事的敏捷，知機識趣，是值得極大的贊美的。你想，此刻現在想在北京設立什麼大同盟，唯一有利無害的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別的呢？章士釗時代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結會以「維持公理」，任可澄時代京派的教員結盟以「維護部令」，都還有點笨相，不及這回來的漂亮。語云，青出于藍，吾觀于此而益信。——我自己不是純粹或兼研究系的國民黨，並不一定贊成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但容許我老實說，我實在不喜歡這面五色的旗，因爲他不好看，……等到有合式的會議機關成立，我願意提出修改國旗（以及國歌）的請願案去，至於改成什麼樣子我此刻沒有具體的意見。因此我對於六十餘團體的主張實在覺得無聊，不過他們的敏捷到底是可以用佩服的，不能不令我認爲這是宇宙之一大驚異。

### 三六 又是「索隱」？

豈明

狂飈第十期上有「語絲索隱」這一篇文章

「第一百〇四期語絲有「南北」一文，中有數處，讀者不知其內情。我以最忠誠的態度，爲人類計，爲中國計，爲思想界計，謹爲索隱如下。

「疑威將軍」者豈明之「自畫自贊」也。

「不」先生亦豈明自謂，以其好喝醋也。

「挑剔風潮」者，亦豈明之自述，而爲會長思想之表現也。如其我的索隱不對，請豈明先生本其民主思想提出駁論，我必謝罪，以一月爲期，過期不候。」

這一番話我看過只是一笑，本來不疑回答了，因爲索隱這件事壓根兒是無聊的，反正一點兒都不能猜中的，譬如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即是不遠的一個殷鑑。但是又看「晴天的話」，看見長虹先生爲了一〇四期的語絲而如此悲憤，不禁引起好奇心，找出語絲來一查，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又是那篇「南北」得罪了長虹先生，使他不能鎮靜，更不能去做批評工作，實在是非常抱歉的。讓我先來回答索隱，然後再來聲明誤會吧。

「疑威將軍」即是疑古玄同的徽號。

「不」先生此刻不便發表真姓名，是疑古君的親戚，現在浙江教書。

「挑剔風潮」原係陳源教授語，我用在這裏是說討赤軍之挑撥南北界限。

這些毫無意思的問題爲什麼值得那樣嚴重地探索，而且至於不能鎮靜呢？這我怕是為了那封信中的這幾句話吧？我談到有人喜歡喝醋，便加上這一句：

「但這也不限於晉人，貴處的「不」先生也是如此。」現在，長虹先生是晉人，或者看了不禁生起氣來，但我當時寫的時候始終沒有想到長虹先生，自然更沒有想到長虹先生要見了生氣。長虹先生的文章我大抵看見，但我並不想來回罵他，更何至於以醋呀，晉人呀，不先生呀，疑威將軍呀等的暗箭（？）去罵他呢？唉，我的文章真太晦澀，晦澀到使人們看成什麼「隱」，這是我所應當自警的，以後要設法寫得更爲明顯才好。總之，這一點是我錯的。

## 教育界之好消息

豈明先生：

今天上午從第十院下課回來，桌子上放着日曹州來的一封信：其中一段如下：

「進叔與我來信說他每天上課六點，經學每星期十二點。……山東教育廳的訓令說我們都不能在校畢業，須在濟南或濟寧，補修經學；所以明年我們能否畢業還是問題，但是經濟的損失是一定了！不過你要明白這都是我們的王廳長認真辦教育的表現。你看山東大學那樣注意經學，也可見他的熱心聖道了。聽說不久將有什麼委員來，要我們背誦經書咧！我現在真有點恐慌。當然那些閒話廢話之類的不道德的書是不敢寓目了！……」

當這個「人心陷溺邪說橫行」的時候，王廳長竟能「砥柱中流」尊經衛道，真所謂「板蕩誠忠臣」了。所以，我特意抄給先生，請代為發表，以廣流傳。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劉道玄上。

語絲

第一百十三期

## 新娘的裝束

豈明先生：

在語絲七十五期的結婚與死的案語裏，先生有這樣的話：「新娘那樣裝束，或者是在扮死人，意在以邪辟邪，……」是的，先生的話很對，我曾聽（或見諸什麼書上，現在已忘記，不敢下斷語，）過有一段傳說，正與先生的意見相符，現在特地把牠錄出來，以供一覽。

我在未錄傳說以前，請先把我龍岩的新娘的裝束，奉告一些：我龍岩的新娘，在出嫁的那天，裏衣褲是用很粗而未漂的白布做的，這布，平常人沒有拿來做衣服穿，惟死人的裏衣才用這布來做，外衣則借用那些有福有壽的老婦人所預備的綉花殮衣——我岩叫做霞背的來穿，邊緣上綴以小銀鷄及小銀鈴等，行起步來，就叮叮噹噹的響，頭上就戴鳳冠，身體下段就着綾裙，——都是有福有壽的老婦人，殮時所戴所着的——脚上所穿的鞋……等，一切都與死人殮時相同。——這自然是舊式的新娘，至於新式的新娘，我因為幾年不在家鄉，沒有

機會看見，未知是怎樣的裝束。題外的話說得太多了，就此「帶住」，歸入正傳吧。

這段傳說是這樣的：

「從前有一個人家，討了一個新娘，這新娘裝扮得非常漂亮，——服裝和死人全不一樣——這晚鬧房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鬼，雜在衆人中看新娘，這鬼看了新娘以後，回去就告訴別的鬼，說他所看的新娘，怎樣的美麗，怎樣的漂亮，衆鬼聽了這話，很想也瞻仰一下；是以以後有人鬧房看新娘，總有鬼雜在衆人中看，以後，衆人知道這消息，都以爲不祥；於是大家就想出這法子來，使新娘的服裝，全和死的婦人一樣的裝束，以打消鬼看新娘之興趣。果然，鬼看見了這樣裝服的新娘，都說這樣的新娘，有甚好看？全和我們的女人一樣！從此以後，鬼就再不來看新娘了。」

鬼不再來看新娘，於是新娘的裝服和死人一樣，也就成了習慣了。豈明先生，這段傳說，「雖然不免有些附會或傳訛，總還可以得到一點綫索吧。」先生以爲

怎樣？

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琴南鷗於蘇門答拉。

## 五古呈宇文尙書

敦甲老人

宇文尙書招飲屠蘇於苦雨齋中敬賦五古一章奉呈

郵政 敦甲老人未是草

正月不春王，太陽胖日黃。

爲飲屠蘇酒，來上老爹堂。

一飲嘴甜蜜，再飲心悖徨，

三飲腹骨咯，熱氣旋迴腸；

有屁不敢放，恐是屁聲揚。

年頭信若此，那得不悲傷？

悲傷亦何益，談論且縱橫；——

一談虎未死，化狗聲嗶嗶；

再談「狗搭骨」（註一），空勞摧鼻梁；

三談彰聖教，儒道結成雙，——

額手拭目看，行見日月光；



末談紅鼻佬，枉塗白玉霜。

念此令人笑，笑斷肚根腸（註二）。

能笑便是好，勸君更一觴。

醉後有好橘，多吃又何妨！

獨有葡萄捲，區區恕不嘗。

（註一）吾鄉有諺曰：『鷄連皮，狗搭骨』，謂雞狗受傷，頃刻即愈也。（註二）應作『笑痛肚腸根』，以湊韻，故用倒文耳。

## 「走到出版界」的「戰略」

「他（魯迅）的戰略是『暗示』，

我的戰略是『同情』。」

——長虹——

狂飈社廣告

……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合辦莽原……

「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及得

上他的。」

「……」

「我們思想上的差異本來很甚，但關係畢竟是好的。莽原便是這樣好的精神而表現。」

「……」

「但如能能得到你的助力，我們竭誠地歡喜。」

「……」

「但他說不能做批評，因為他向來不做批評，因為他覺得自己是黨同伐異的。我以為他這種態度是很好。但是，如對於做批評的朋友，却要希望他黨同伐異，便至少也是為人謀而不忠了！」

「……」

「已經成名的人，我想能夠得到他們的幫助便是很好的了。魯迅當初提議辦莽原的時候，我以為他便是這樣態度。但以後的事實却……只證明他想得到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便夠了！同他反對的話都不要說，……而他還不以為他是受了人的幫助，有時倒反疑

惑是別人在利用他呢？」

「……………」

「於是『思想界權威者』的大廣告便在民報上登出來了。我看了真覺『瘟臭』痛惋而且嘔吐。」

「……………」

「須知年齡尊卑，是乃父乃祖們的因襲思想，在新的時代是最大的阻礙物。魯迅去年不過四十五歲，……如自謂老人，是精神的墮落！」

「……………」

「直到實際的反抗者從哭聲中被迫出校後，……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而狂飈社一面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

「未名社諸君的創作力，我們是知道的，在目前並不十分豐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紹的工作了。……

……但這實際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義，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

「……………」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挾其歷史的勢力，而倒臥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絆脚石式的開倒車狡計，亦勿一面介紹外國作品，一面則蝎子擦尾以中傷青年作者的毫興也！」

「……………」

「正義：我來寫光明日記——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

救救老人！！

「……………」

「請大家認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時，用別的方法來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謂開倒車，如林琴南，章士釗之所爲是也。我們希望新青年時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學他們去！」

「……………」

「正義：我深望彼等覺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諸其人之身。」  
(二二二，一二二，一九二六。魯迅掠。)